如是我見之大馬路慘劇

（珊公）

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三點半鐘、記者乘二路電車經過新世界、忽見數百學生、手執紙旗、勢如潮湧、紛紛向市政廳請願、據說他們的目的、是要求釋放被捕學生、學生的被捕、是因爲反對紗廠慘殺工人、當時便有着黃色制服的英印捕、手執指揮棍、迎頭驅散、但他們迫於義憤、仍猛烈的向前進行、手散傳單、口呼『中國不得了』、唉、奇極了、我們不是有政府麼、爲什麼要學生來吃這種苦呢、我正在這樣想、突的起了一陣震天價響聲、彷彿是幾十部汽車爆裂了橡皮胎、那成千盈百的請願者、旁觀者、紛紛潰散、來不及逃的便倒在地下、開電車的也不敢再開了、車裏的人更覺驚惶無措、枕藉倒臥、那種混亂而驚恐的狀態、戰陣上打了敗仗的潰兵、不過如此、人逃光了、響聲停了、我爬起來伸首車外一看、呀、不得了、剛纔的響聲、那裏是什麼汽車爆裂橡皮胎、是那許多巡捕、高興起來、把那無情的衛生丸、做我們請願學生的點心啊、那幾十個倒在血泊中的人、不是剛纔手執紙旗、口呼中國不得了狠熱烈的進行請願釋放被捕學生的學生麼、可憐他們爲了中國人權、竟不幸犧牲性命與世長辭了、他們沒有父母麼、死了、父母怎麼樣呢、這南京路不是中國的土地麼、中國土地上出了這種事情、我不忍再說下去了、

四日報告

（嘻嘻）

▲外國人拉包車
▲正豐街之活烏龜
▲報屁股暫停拉屎

上月三十號、南京路鬧了一樁從來未有的大慘劇、詳情已見各報、無庸我們小報嚕囌、不過還有幾項很有趣味的消悉、是各大報所不登的、記錄如下、

這一次中國學生爲捕房槍殺多命之後、民氣激昂、要求各界罷市罷工、以求世界各國之公正裁判、昨日有一外國人乘坐自備包車過五馬路、路人向包車夫說明、此次慘劇、中國人均當覺悟、不應再爲外國人奔走、此包車夫乃棄車而去、坐車之外國人枯坐車上、進退兩難、祇得下車自拉而行、沿途觀者、無不拍手大笑、正豐街電車站、有人以一活烏龜掛於電杆木上、下書『乘外國人之電車者、即是此物』、故各電車皆空車來往、闃無一人、

排字工人現亦一律罷工、因報館有傳佈消息之關係、故准其工作、惟各種遊藝性質之報屁股、如新聞報之快活林藝海、申報之自由談常識、新申報之小申報、商報之商餘等、一律不排、海上各大報、乃均陷於無屁股之境地云、

李奎元與小蔡香

閘北第一軍司令部軍務處處長李奎元、因互擊而斃命矣、其生平之在一士字、因盡人皆知、無事贅言、李曾爲師長、年屆花甲、貌癯髭短、皤然可親、蓋長者、不似軍人、猶憶上月記者因事謁李於西福致里之小蔡香寓、侃侃而談、意果詞決、探懷出一紙示人、字作狂草、有一闕茅草亂蓬蓬之勢、署稱假借奉軍名義招徠者、准李參辦、李蹟係張軍長手諭、度之當年前、余等所請、振衣欲行、小蔡香挽臂曰、師長、今夜請留、李一笑、嚴、低聲答以明日、蔡香送之出門、狀似不舍、隔房聞李去、皆出觀、嚦嚦、齊呼師長、李肆應不遑、顧而樂之、曾幾何時、詎竟以互擊而斃命、身死名裂、今之軍閥、心所謂危、

女明星之一語評

（飛夢）

王漢倫　哀感頑艷
殷明珠　風度翩翩
傅文豪　雅淡宜人
楊耐梅　活潑潑地
黎明暉　嬌小玲瓏
張織雲　體態輕盈

閒鄰小道滑稽大鼓

（月旦）

故宮禾黍極芊綿、想見先皇御宇年、猶有白頭宮女在、千秋遺恨鼓淵淵、昨與北陽老人談及滑稽大鼓、乃清帝入關以後製爲鼓詞、以爲宮中娛樂之舉、今則隨處可歌矣、宮詞猶記譜王昌、點綴承平口頰香、南內於今悲宿草、秋風誰念舜靈光、

代鈍根斥識竅人

（蓉陶）

閏五月二十九日海報署名識竅人之電車假寐記、一意攻擊王鈍根先生、先生一藹然長者、知者莫不稱道之、鈍根實不識此識竅人、而識竅人無端毀謗、其中有故、蓋予曾導火綫也、讀者欲知識竅人爲誰乎、其人姓雙口、自名文武兼全者也、爲『誰負』導演員、以一毫無經驗之人、居然負此要職、出品之糟、從可知矣、『誰負』一片、出世以來、觀衆無有不唾棄之、以致各影戲院、恒不欲租此劣片、呂以爲照此以往、於營事席上、太無交代、乃日挾片、東家搖尾、西家乞憐、謂如欲租映是片者、不妨打個對折、但依然無人過問、日者、央求於西門影戲院弓長先生、先生憫其苦、允之、詎知一幕未映畢、觀者以字跡模糊不明、羣起喧嘩、時雙口在、余不知也、謂弓長先生曰、片子若是其糟、如續映必遭衆怒、於營業上不無有礙、先生深韙吾說、翌日即輟演、於是雙口憾吾深矣、一昨、余與鈍根西神同乘徐家匯車、適遇雙口、對余作灼灼視、蓋忿猶未平也、不謂隔日即有『電車假寐記』刊於海報、妄言余爲男星、余男固是、星則未也、鈍根語余、從未識此雙口、然雙口一再謂曾識鈍根、或先生之盛名、有以致之耳、嘻、雙口之道德、尚堪問耶、余因鈍根先生無端遭人謗、故作是文斥之、

蘇錫攝影紀

（李允臣）

神州華影片公司、於上月十五日、前往蘇州天平靈巖及無錫羊尖碗山等處攝取新片南華夢外景、由總理張普義、總務羅洪義、率領男女演員二十餘人、前往攝演、途中所見、拉雜書之、以寄濟羣、

抵蘇後、行裝甫卸、男女演員、即乘馬騎驢、馳騁金閶山塘間、爲狀之樂、無與倫比、

翌晨、張君雇大號無錫快船二艘、將行李及演員等、先送入山、余則獨留棧中、等候接洽奉軍入山攝影事、次日、始乘騎入山、參與攝戲、

太平攝畢後、即整隊越嶺至靈巖山、夜纔竣攝演、二山古剎危嶺、風景如畫、用爲背景、殊爲合宜、後復步行至木瀆、中有一胖子演員、名尤先照者、因軀體太肥、山轎不能容、祇得徒步相隨、額汗如雨、顛仆者屢、叫苦不迭、

翌夜、宿木瀆一宵、次晨經寒山寺、余偕楊耐梅英女士等登岸入寺聽鐘、五六年前、余讀書吳門、時往遊覽、今舊地重臨、樓欵垣頹、依然如昨、如此勝蹟、毫不修理、任其敗壞若是、亦地方人士之恥也、

抵羊尖後、略事休息、即從事攝演水戰、躍河、軍匪激戰、及焚屋等幕、男主角張無知、女主角將耐芳、及張英憐女士、尤光照君等、或跌傷撞傷炙傷、困苦備至、然卒抵于成、他日開映時、必能受觀衆一番熱烈歡迎也、

吾等赴碗山攝影時、鄉民謠傳入山開掘金礦、風聲所播、觀者麕集、詎不片刻、軍隊馳至、與匪軍開火于山麓松林間、槍聲隆隆、烟火彌漫、鄉民又疑爲敗兵退至、紛紛下山奔避、及至攝畢、未見有一人入山、殊趣事也、

社會小說　奈何天

（一三四）　（吳門程瞻廬著）

第十回　柔情似水廟寺觀魚　怒火冲天深閨捉兔

魏奶奶央告道、你救了我孩子的性命、菩薩念你有功、斷然不來怪你、又咬着耳朵、許下酬謝欵項、婆子方才心動、說我便去走一遭、見風使篷、再作計較、於是辭了魏奶奶、喚一乘人力車、直進城闉、將到鎮撫司前、便見街頭巷尾、三五成羣的閑人、都在那裏竊竊私議、不知議論些甚麼、婆子性喜管閒事、可惜這天坐在車兒裏、不能夠停着車兒、探聽這沒關緊要的事、比及車兒到了溫公館門前、婆子下車、付了車錢、正待直入裏面、守門的向前攔阻道、黃老太快不要進去罷、我們公館裏鬧出天大的事來了、婆子忙問道、鬧的是甚麼一回事、守門的笑道、我們大人捉住了一隻兔子、怒火冲天、要立逼着我們太太死、鬧得沸反揚天、不成了模樣、這隻兔子、押解到旅部裏去了、你一路走來、可曾遇見麼、

如是我聞

（佛青）

小花園吟鴻老八、已與其假母老二脫離關係、下嫁滎陽生、聞滎陽生共用去二千餘元、內一千元爲老八身價、尚有一千餘元係爲老八償節帳云、

綠林外史

（江南一菁）

第口回　狎客情深舊歡難續　名妓意轉新恨橫生

卻說上回書中講到林處長向秦姑娘微微一笑、這一笑宛比藏著一柄利刃、暗向秦姑娘說　你前回拆吾爛污、這遭可給顏色你看了、原來林處長從前在北方任職的時候、認識一個名妓、叫做美娟、那美娟生得丰姿綽約、貌艷如花、林處長愛上了她、着魔得如醉如痴、無奈天不做美、不多時接到綠林頭目的公文、調任下江、派做保險處長、他雖則和美娟打得火熱、依戀難捨、但是上命差遣、身不由己、到期只得分手、忽一天、他在下江聽得美娟南征消息、快樂得手舞足蹈、便去找着美娟、重續舊歡、有時高興起來、便邀了秦姑娘、和閒事江天遠等共去聆賞他的愛人、江天遠是個二十多歲的漂亮小夥子、一見了美娟、也着實傾倒、自古道得好、鴇兒愛鈔、姐兒愛俏、美娟怎能逃出例外、於是他們倆、不久便相悅起來、林處長好似睡在鼓裏、隔了多日、林處長在美娟處請客、美娟不大願意、教江天遠開他的頑笑、暗約了秦姑娘等、到期不去、光陰如電、一霎眼早到請客那天、林處長興匆匆先去佈置、專等友朋蒞臨、豈知等到敲過十句鐘、到的客依然寥寥無幾、秦姑娘江天遠等連影兒也不見、林處長沒趣了一夜、第二天、即去詢問他們、都答道、臨時有事、沒空了、又過了幾天、江天遠竟然也在美娟處請起客來、說也奇怪、秦姑娘等一箍腦兒都到、林處長這一氣非同小可、最氣他手下的秦姑娘、也會坍他的台、一氣之後、就懷恨在心、正是久無洩恨之機、恁地出了這個亂子、豈不是天從人願、送上門來的好機會嗎、難怪他秉公辦理、極希望秦姑娘多坐幾年西牢、方洩胸頭之恨也、閒話表過不提、再說秦姑娘入獄的下一天、林處長覺得無聊、想跑到衙門裏辦事處、一個同事叫做花亞生的那裏去探聽探聽消息、剛到門外、忽聽得一片笑聲、直達耳鼓、心想奇呀、花亞生爲什麼這樣好笑、再仔細一聽、這笑聲不是花亞生自己、不覺引起滿腹狐疑、不知那人爲什麼這樣好笑、且待下回分解、

記北京二大學

（少川）

學堂之最高級者、爲大學、而大學之最盛立者、莫過於北京、北京誠可謂學府矣、不愧爲京城也、然其用處尤多、其中亦免良莠不齊、不才昔寓京師、得兩校、乃此中之皎皎者、一爲支那大學、（日本人稱中國爲支那）學生往投考者、無不取、故學子犟趨之、猶如山陰道上、開學日敦請名人演說、校長亦爲有名之士、規模宏偉、學生皆於開學日如數交清學費、而課堂中則遍帖『禁止喧嘩』『禁止吸烟』等字樣、既開學乃於第二日張帖告示云『本校因何種紀念或何種事故放假若干日』俟期滿則續行之、學生既免上課考試之困難、教師亦可支領乾薪、【不教書而得薪祇可謂之乾薪】他處又可兼差、校長坐得其學費之利、誠一舉而三得也、暑寒假將至、乃召學生、訓勉有加、給之文憑一張、而學生皆畢業矣、終日花天酒地、出入遊戲場中、無所事事之大學生、一旦得畢業文憑、其樂可知、歸返鄉里、人必敬仰其爲大學畢業生、而託人薦事、亦視爲富有資格、作事必成者、此等學生大得便宜矣、校長功德無量、後福不淺焉、其一爲某部設立三大部立學校之一、設立於該部之後身、無寄宿舍、學生乃犟趨附近之公寓中、此等公寓、竟成該校寄宿舍矣、然寓中既無所謂舍監、又稱爲大學生、烏得受人轄制、乃得隨其所欲、無所不爲、附近小家碧玉、遂亦搔首弄姿、公寓之人、亦助其成事、或有剩餘之利也、夕陽西墜、而此公寓中歌樂之聲起、不知者疑內城又有八大胡同矣、學子既如此不肯用功、烏得有嚴厲之考試、教師豈不願做一人情、徐變通辦法、考試時學生許隨意帶書參考、蓋與支那大學同一情景而改變形式耳、教師既皆爲本部司員、如此一來、學生亦必感其情、一旦發達、終不忘先生知遇之恩、有以報之、豈不互有交換、兩全其美乎、以故京師之大學多、而稱其美者、當推此兩大學、良有以也、

異味記

（漢懸）

講到上海地方的菜館、自然較他處多了、可是燒出來的菜、也都不過如此、並沒有什麼大可誇美的、前天我有個朋友來約我去小酌、他是個老吃客、我跟了他到某菜館裏、揀好座

位、他便叫着堂倌說、『今天我們不吃俗套、你且把這裏頂奇特的菜一一報來、』堂倌照當說着、『魚翅、海參、蝦仁、雞絲、……』我那朋友、搖頭連說、『不要、不要、……』堂倌就說、先生你自己點幾樣罷、』他便說、『我今天要吃兩碗奇特的菜、你能辦到麼、』堂倌說、『老主顧可想法、』他又說、『我點了出來、一定要和我去燒的、』堂倌說、『這也自然、』他便點着說、『一盌叫做肉醬蘑菇、一盌叫做葷燒薺薺、』堂倌聽了、轉着眼[illegible]說、『辦不到、辦不到、……』他也變了面孔說、『你答應了我才點的、今天一定要去燒的、』堂倌見主顧怒了、連忙裝着和顏悅色的樣子、陪個不是道、『這兩盌菜的名目、既不曾聽見過、燒法又不曉得、叫我怎樣辦得、』他說、『我把燒法告訴你、你無論如何和我去燒了來、我當例外給你些小帳』堂倌礙着主顧的面情、只得答應了、我那朋友便把燒法說出來、『第一碗肉醬蘑菇、要先將肉斬成了泥、和着極細的筍末、把油鍋炒好、再放下洗淸蒸熟的蘑菇、用甜醬煨之便好、第二葷燒薺薺、先要把薺薺煨熟去了皮、切成方塊、把火腿也切成了方塊、用油醬炒、再加雞湯、或鴨湯烹之便好、』堂倌聽了搔着頭、摸着耳朵、皺着眉頭、沒奈何的照法喊了下去、不一會堂倌果然燒了兩碗、拿上樓子、我就來不及的要嘗味道、我那朋友說『今天我們的口福到了、這兩碗値得誇美、快些舉箸罷、』我每樣嘗了一筷、委實是異味、不覺就大聲說好、那蘑菇醃了醬、又香又甜、又有肉泥拌着、鮮味更濃、那薺薺嫩得狠、且本有甜味、現在和了鹹味、從鹹中放出甜來、已是適口、況且再有火腿葷湯調製、眞眞好吃極了、『後來又添些俗套、引得猜拳敲詩、大鬧起來、待吃完了出來、還覺得齒頰留芬、這位老吃客點的菜、和他點菜的特殊、眞教人佩服呀、

返老還童之反響

（蟹人）

鄭正球自經希米德施返老還童術後、迄今期年、自述依然不少不瘦不肸、則已施等於未施、空遭一割之厄耳、因憶去年正秋請希米德割臂時、其襄助術務者爲中德醫院劉醫生、初希米德請劉佐助施術、劉本却之、繼思此種離奇怪誕之返老還童術、未經目見、不可不一覘其眞、因許焉、及既窺所施手術、知與當時無異、心殊未以爲可、希事後分百二十金相酬、劉覺受之有愧、堅謝不納、蓋早已審見其微矣、予聞之、曾略著其事於待晴寄廬漫筆中、今曾地試驗者言之如此、世人宜知所悟矣、

笑舞臺

注意

上海新近花界慘史

民和里妓女

表雲自畫記

今由笑舞台編爲新劇情節佈景穿插較蔣老五閻瑞生更有可觀

現在赶行籌備不日開演

來函照登

大主筆先生大鑒、昨讀貴報第一百八十八號、載有珊公答復一函、展誦之餘、欣悉江公健在、又不覺爲之色喜、既見貴弟不應一筆抹煞、又不覺爲之一笑、記得紀文達公閱微草堂槐西雜誌有曰、相去數千里、以燕趙之人、談滇黔之俗、而謂居是土者不如吾所知之確、然耶否耶、曉出數十年、以髫齔之子、論耆舊之事、而曰見其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確、然耶否耶、鄙人籍隸江蘇、寄居嘉善者近二十年、與江公曾結翰墨之緣、隱有師生之誼、憶江公叔任魏唐、（但在光緒十六七年、記不甚矣）其觀風題目、係（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）拙作曾蒙錄取、江公待士最有禮、又倒設對山亭課、月試文藝兩次、均賞極優、其履列前二名者、一爲孫傳楹、一爲郁崇光、鄙人亦時邀賞識、故隱有師生之誼、其初到任時、而貌清癯、三年之後、已而團團似富家翁矣、在嘉將近十年、從未聞有錢紳涉訟之事、且幹臣自小在京、父故之後、即到江北其六叔任所讀書、（淮北鹽掣同知）未久即又赴京、除回嘉小試外、從未在籍久住、且嘉邑地方甚小、錢金兩姓爲該地鉅紳、果有爭產被責之事、豈有不街談巷議、而鄙人住居近二十年、與幹臣未謀一面、因其並未回籍也、至前次珊公所云、嬸等語、尤爲全無影響、且不類江公之所爲、故前函亟欲辨正、果如所云『錢之被責不足奇、江公是誠何心乎、抑是何人格乎、鄙人曾受知己之感、不忍默無一言、況現今國勢顛危、所以致此者、由於無是非、無公理、私家記述、若仍但逞詞鋒、不求實在、所關非細故也、至於李勵鈞、弟於宣統二年、曾在雲南、與之同事五月、其時彼任陸軍兵備處（滇省有巡防兵備處）提調、弟亦在督練處供差、見其人頗於躁進則有之、若云全無情理則未也、況去年齊盧之戰、所爭者權利、亦不得謂之全無情理、若如所言、同委併馬遊園、是爭何權利乎、無論馬上爲不可行、且能如此者、必無各人隨從之理、此等情形、是何人所見乎、馬弁言語、又何人所聞乎、故鄙人前函謂爲增人興趣、無此情理、如必欲自背其言、轉應管之能騎馬者、孰爲識者笑、鄙人誠不自知耳、此請著安、　匣綫留師齋主人頓首　五月二十八日、

徐孝子歌

（舜屏）

世風久衰歇、孝義渺無聞、屬有城北子、至性獨超羣、彼蒼胡不弔、回祿降夜分、爲救老父厄、躬乃櫻芝焚、令名播遐邇、千古仰潛芬、湛湛泖江水、巍巍孝子墳、大義炳日月、浩氣凌風雲、我歌發長歎、表彰安足云、